

唐 弢主编

陈子善 编选
王锡荣

《申報·自由談》雜文選

(1932—1935)

唐弢題



《SHENBAO · ZIYOUTAN》

ZAWEN XUAN



《申报·自由谈》杂文选

(1932—1935)

唐 弢主编

陈子善 王锡荣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YOU TAN //

Y XUAN

责任编辑：王聿祥

封面设计：乐秀镛

《申报·自由谈》杂文选

(1932—1935)

唐 弢 主编

陈子善 王锡荣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树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68,000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册

书号：10078×3839 定价：1.95元

目 录

纪念一个友人(代序).....	唐 璜(1)
-----------------	--------

一九三二年

幕前致辞.....	(编者:黎烈文)(6)
“今天天气好呵!”	叶圣陶(8)
笑.....	黎烈文(10)
自由.....	行(12)
“爱国奖券”.....	柳(14)
文明利器.....	叶圣陶(16)
伟人与死.....	赵家璧(19)
排天才.....	岂 凡(章克标)(21)
长寿运动.....	陈望道(23)
说食色与欲.....	郁达夫(25)
忘记一九三二.....	杜 衡(27)
动荡时代的信仰.....	傅东华(29)

一九三三年

新年停止办公三天.....	叶圣陶(31)
致烈文信.....	老 舍(33)
论文艺的重要.....	孙福熙(35)

吹牛的妙用·····	卢隐女士 (37)
“不忍池”与“莫愁湖”·····	杨幸之 (40)
“文化城”有感·····	祝秀侠 (42)
学校与市场·····	俞 宣 (44)
“不准动”与“偏要动”·····	杨幸之 (46)
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	郁达夫 (48)
“逃”的合理化·····	何家干(鲁 迅) (50)
虾和鱗及其他·····	彭家煌 (52)
新年的新梦·····	阳 秋(茅 盾) (54)
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	郁达夫 (56)
“动物”与“动”·····	杨幸之 (58)
航空救国三愿·····	何家干(鲁 迅) (60)
“惊人发展”·····	玄(茅 盾) (62)
欢迎萧伯纳来听炮声·····	郑伯奇 (64)
绅士阶级的蜜蜂·····	许 杰 (66)
中国人的手和脚·····	高 明 (67)
黄河·····	曹聚仁 (69)
九百九十九个·····	马国亮 (71)
健康的礼赞·····	侍 桁(韩侍桁) (73)
一文一武的教训·····	郁达夫 (75)
所谓“解释”·····	李 冰 (77)
“解放”与“保守”·····	钱歌川 (79)
王道诗话·····	干(鲁 迅) (82)
从讽刺到幽默·····	何家干(鲁 迅) (84)
从幽默到正经·····	何家干(鲁 迅) (86)
读报心得·····	施蛰存 (88)
何必“解放”! ·····	玄(茅 盾) (90)

法郎士与古物·····	沈起予 (92)
论亡国奴之类·····	王任叔 (94)
小林多喜二之死·····	张天翼 (96)
正面文章反看法·····	子 展(陈子展) (98)
春天里的冬天·····	周楞伽 (100)
从正经到幽默·····	达 五(廖沫沙) (102)
推测“新局面”·····	达 伍(廖沫沙) (104)
文摊秘诀十条·····	孺 牛(鲁 迅) (106)
说文章的公式·····	郁达夫 (107)
雅人·····	张天翼 (109)
法的讲法·····	陈望道 (111)
最艺术的国家·····	何家干(瞿秋白) (113)
推背图·····	何家干(鲁 迅) (115)
现代史·····	何家干(鲁 迅) (117)
政权和民权·····	郁达夫 (119)
杀错了人·····	曹聚仁 (121)
“杀错了人”异议·····	何家干(鲁 迅) (123)
国文讲话·····	林语堂 (125)
说木铎少年·····	郁达夫 (128)
内外·····	何家干(瞿秋白) (130)
旧的文谱·····	朱 雯 (132)
内外补遗·····	周木斋 (134)
时髦病·····	玄(茅 盾) (136)
“不动姿势”·····	李 懋(曹 艺) (138)
“自许南阳葛人怀秦会之”·····	曹聚仁 (140)
五月·····	周木斋 (142)
人造地震·····	适 夷(楼适夷) (144)

计划·····	适夷(楼适夷)	(146)
蓬庐絮语(二十八)·····	子展(陈子展)	(148)
掘地窟与买飞机·····	适夷(楼适夷)	(149)
形式逻辑ABC·····	庶谦(阿英)	(151)
杀鹅取蛋·····	静子(覃晓晴)	(153)
编辑室·····	编者(黎烈文)	(155)
谈风月·····	岂凡(章克标)	(156)
风·····	曹聚仁	(158)
骂与颂·····	周木斋	(160)
我们需要一个柴霍甫·····	侍桁(韩侍桁)	(162)
第四种人·····	另境(孔另境)	(164)
敬谢开发·····	郑伯奇	(166)
关于古物·····	凤吾(阿英)	(168)
说骂·····	陶斐	(170)
堕民·····	唐弢	(172)
说模仿·····	郁达夫	(174)
由头痛说起·····	谢冰莹	(176)
我谈“堕民”·····	越客(鲁迅)	(178)
苟全性命法·····	徐懋庸	(180)
为“风月”解嘲·····	仝(李俊民)	(182)
谈狗·····	另境(孔另境)	(184)
文坛登龙术要·····	林翼之	(186)
“西崽哲学”·····	古飞(胡风)	(188)
答友问鬼·····	许钦文	(190)
遗忘·····	岂凡(章克标)	(192)
让娘儿们干一下吧!·····	林语堂	(194)
娘儿们也不行·····	虞明(鲁迅)	(197)

“满意”和“写不出”	孙 用	(199)
论凑趣	徐懋庸	(201)
帮闲法发隐	桃 椎(鲁 迅)	(204)
希特拉与雍正帝	徐懋庸	(206)
励友人书	老 舍	(208)
劝人读经	沈从文	(210)
古事记	小 雪	(212)
《庄子》与《文选》	施蛰存	(214)
“双十”闲话	止 水(茅 盾)	(216)
“感旧”以后(上)	丰之余(鲁 迅)	(218)
“感旧”以后(下)	丰之余(鲁 迅)	(220)
再论《文选》	陈子展	(222)
中国文与中国人	余 铭(瞿秋白)	(224)
尽信书	唐 弢	(226)
光荣的下场	致 立(徐懋庸)	(228)
文学家成功的秘诀	仲 方(茅 盾)	(230)
新脸谱	唐 弢	(232)
论踢屁股	林语堂	(234)
著作生活与奴隶	唐 弢	(237)
打倒近视	老 舍	(239)
“泽及牲畜”	徐懋庸	(241)
批评家辨	履 霜(茅 盾)	(243)
儿时	子 明(瞿秋白)	(245)
读《孝经》	曹聚仁	(247)
论大出丧	姚 克	(249)
肉与皮鞭	马国亮	(251)
万里长城	熙	(253)

略谈英雄·····	风 子(唐 弢)	(255)
“崇洋”与“迷旧”·····	林徽音	(257)
从江湖到洋场·····	风 子(唐 弢)	(259)

一九三四年

新年试笔·····	寒 峰(阿 英)	(261)
宫刑及其他·····	风 子(唐 弢)	(263)
谈地图变色·····	穆木天	(265)
“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	徐懋庸	(267)
批评家的批评家·····	倪朔尔(鲁 迅)	(269)
谈皇帝·····	致 立(徐懋庸)	(271)
杂谈礼教·····	风 子(唐 弢)	(274)
皇帝瘾·····	于时夏(陈子展)	(276)
文坛的现状·····	谷 远(郑振铎)	(278)
“天道”·····	张 恢(徐梵澄)	(282)
“京派”与“海派”·····	栾廷石(鲁 迅)	(284)
古怪·····	了 然(徐梵澄)	(286)
麻将哲学·····	孟 真	(288)
回到古代去·····	克(魏猛克)	(290)
人间何世? ·····	野 容(廖沫沙)	(292)
“过去的幽灵”·····	胡 风	(294)
摩登之破坏·····	徐懋庸	(297)
人与魔鬼及神·····	刘 明(艾 芜)	(299)
小品文的生机·····	崇 巽(鲁 迅)	(301)
认真·····	林珂穆(徐梵澄)	(303)
偶感·····	公 汗(鲁 迅)	(305)
“文化失调”·····	叔 灵	(307)

“黑白渡河”	穆木天	(309)
算账	莫 朕(鲁 迅)	(311)
趋时和复古	康伯度(鲁 迅)	(313)
女人与装饰	微 明(茅 盾)	(315)
“进化”与“奴化”	涅 之	(317)
何必多问	龙贡公(欧阳山)	(319)
京派的起源	何 如(陈子展)	(321)
论悲哀	穆时英	(323)
头尾	周木斋	(325)
不关宇宙或苍蝇	维 敬	(327)
读史有感	云 彬(宋云彬)	(329)
再论批评	羊 枣(杨 潮)	(331)
文人与穷	周木斋	(333)
脸谱	贾植芳	(335)
“书生”有用论	孟 加	(337)

一九三五年

俗物主义	企(周 扬)	(339)
吃茶文学论	再 青(阿 英)	(342)
笔与刀	胡依凡	(345)
都市人的忧乐	孟 加	(347)
文学的别用	姚雪垠	(349)
“今文八弊”补	南宫离(唐 弢)	(351)
我也来谈谈卫生臭豆腐干	陈子展	(353)
论潇洒	姚雪垠	(355)
小品文与点心	钦 文(许钦文)	(358)
“盛世危言”	曹聚仁	(360)

素食.....陈子展 (363)

编后记.....陈子善 王锡荣 (366)

纪念一个友人(代序)

唐 弢

《自由谈》是以登载杂文出名的,几乎每天一篇,这当然应归功于最初积极支持的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诸前辈;后起的经常执笔的如徐懋庸、廖沫沙、徐梵澄、周木斋等,也出过不少力。但还有一个起决定作用、反而没有被充分地估计在内的,这就是掌握实际责任的副刊的编者黎烈文。

不错,偶尔为了补缺而执笔外,烈文自己是不写杂文的。他早年写过小说,《舟中》一篇,很受他的前辈本家黎锦晖的青睐,小说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在《时事新报》副刊发表后,黎锦晖就将它单行出书,列入中华书局出版的“平民文学丛书”第一集,另一位编辑戴懋哉却将它比作卢梭的《忏悔录》,认为不宜流布,卖出十几册后就把余书烧毁了。到一九二七年,泰东书局将烈文的十二个短篇结集,书名即为《舟中》。他的小说感情真挚,文字明洁,这些都是他出国以前的事情,却已流露出这位青年作者在文学方面的才华和风格。他后来就以漂亮的笔墨写散文,译小说,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的成就。

黎烈文先到日本,后到法国,一九三二年从法国回来,接编《自由谈》,于十二月一日起革新。他自己也写些小品短文,还译了赖纳的《红萝卜须》和莫泊桑的《两兄弟》,在副刊上连载。稍

后写的散文《秋外套》、《崇高的母性》，译的小说罗迦的《冰岛渔夫》、梅里美的《伊尔的美神》，都被称为一时的名作和佳译。这些似乎和杂文无关，但每天发表一篇杂文，却是出于他的坚持和经营。烈文一方面利用文艺界熟人关系，邀约几位常写杂文随笔的前辈，带头开路，例如一九三三年初的一个题为《编辑室》的启事说：“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一月三十日）这是已经约定鲁迅、茅盾经常撰写杂文的暗示；另一方面，又声明“《自由谈》不是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自由谈》”，请广大的作者投稿支持，仍以杂文为重点，一则曰：“本刊日来所收稿件，以短篇小说为多，希望投稿诸君以后改寄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再则曰：“近日本刊收到关于文艺方面之稿件甚多，希望投稿的先生们以后改寄一点别方面的稿件，以资调剂，五六百字之小品随笔，尤为欢迎。”（一九三三年八月四日）呼吁投寄杂感随笔的启事，在黎烈文编辑任内，几乎是经常出现的。事实证明了他对杂文的重视。一个刊物应当有自己的性格，编者能够不以个人的长短好恶去左右趋向已明的刊物的性格，合乎逻辑地一任其发展，这是学术上值得称道和提倡的风气。

《自由谈》提倡杂文，编者黎烈文本人却不写杂文，他擅长的是散文和译作，有较高的艺术鉴赏力。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和他青年时代所受家庭教育和个人努力分不开的。烈文任职商务印书馆时，专心向学，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艺术有较深的修养，在日本和法国专攻文学，融会贯通，独得于心。他的前妻严冰之（蕙影）是旅欧同学，象他一样非常喜欢梅里美，还译过这位法国作家的几个短篇。夫妻情好弥笃，不幸婚后不久便死于产褥热，

烈文写了好几篇文章纪念她，包括前面提到的《秋外套》和《崇高的母性》。他告诉我：因为要使孩子将来记住曾经有过一个愿意为他牺牲一切的母亲，因此给他取名为“念慈”（后改念之）。

《自由谈》每天占《申报》半版，共分六栏，千字左右的杂文三栏直排，正好一个方块，二栏则成长方形，对角加花边，后来又发展到全文加花边，这就是所谓“花边文学”。就因为这些“花边文学”触犯国民党当局，烈文终于登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不顶用，又终于被挤出了申报馆。他一面和鲁迅、茅盾积极筹备以后由黄源编辑的《译文》，一面夜以继日地译书，但仍没有忘记对杂文的提倡。他在兼做母亲的忙碌杂乱生涯中，担任了《太白》的编辑委员。《太白》停刊以后，计划自己编个刊物，这便是一九三六年问世的《中流》。《中流》创刊号《献词》说：“近来新出的纯文艺杂志虽多，但侧重杂文随笔的刊物，尚不多见；我们想在这方面凑凑热闹，便产生了《中流》。”《中流》这个刊名是鲁迅取的。当时林语堂在一篇文章里说：他爱读极上流书或极下流书，上流如佛老孔孟庄生，下流如小调童谣、民歌盲词、泼妇骂街、船婆毒咒等，只有中流偷下袭上，最无足观，他不喜爱。将刊物命名《中流》，是针对这段话而发的，说明这里登的无非是林语堂所不喜欢的中流文章，这仍然是《自由谈》上关于小品文论争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继续。

“八·一三”战争爆发，我还为烈文和茅盾、巴金合编的《烽火》（初名《呐喊》）写过短文。以后他带着孩子回湖南老家去了，彼此失去联系。不久，我陆续收到从福建永安寄来的书刊，才知道他到了永安，主持改进社，编综合性刊物《改进》。他要我寄一些在那里买不到的小东西，如刮胡子的刀片之类，我们恢复了通信。他还为靳以、王西彦先后主编的《现代文艺》约写杂文随笔，我尽力而为；也是由于他的建议，又在“现代文艺丛刊”第一辑里

出了一本杂文集：《劳薪辑》。

有人说，烈文很会做官，在福建几年深得陈仪的信任，据我所知，这是不确的，他并不得意。一九四一年夏季，烈文写信给我，委托我找个职业。我接触的社会面很小，而能使烈文发挥其所长的事情也不多，因此写信给西谛（郑振铎），希望他在暨南大学代谋一个教书的位置。我只看到“孤岛”畸形发展，人口增多，开办学校（其实都是中学）不少，而不知暨大从真如搬到市区，文学院偏处康脑脱路（现在的康定路）一座小楼里，毫无发展余地，西谛告诉我这个情形，又在九月二十五日的信里说：“烈文事，未能帮忙，甚为惭愧！”几个月后，日军进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停办，内地和上海的音讯，也从此断绝了。

战争结束，大约是一九四七年吧，烈文曾一度回到上海，他到邮局看我，我和他到四川路桥堍一家新开的饭馆里便餐，这时我才知道他已和雨田（许粤华）结婚，生活还好，事业却不顺利。雨田在上海时和我熟悉，为人温顺，处事干练，我觉得他们是很合适的一对。过不多久，和谈破裂，局势急转直下，烈文匆匆回去。以后他从台湾来信，说是担任报馆编辑，又在台湾大学兼一点课，和许寿裳、乔大壮、台静农同事。我想起鲁迅请乔大壮书《离骚》诗句的事，寄了几张宣纸，请他和许寿裳、乔大壮写字，许先生和乔先生写的是自作诗，烈文则写了杜甫的一首七言古风：《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只写到“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宣纸将尽，没有终篇，但读其中“垂老恶闻战鼓悲，急觴为缓忧心掬，少年努力纵谈笑，看我形容已枯槁……”一曲醉歌，聊以自喻。偶忆当年情意，不禁为之黯然。

两地睽隔以后，什么消息也没有了，有时从朋友处听到一点传闻，矛盾百出，疑信参半。直至我去香港，方才确证烈文已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在台湾病故，身后萧条，有关当局派人给他家

属送钱，雨田继承遗志，婉言谢绝，始终保持清贫自守的本色。呜呼，巧言令色，君子所耻。一个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本应有一定的准则。烈文与“扫帚文人”作战，坚韧不拔，在浮言蜚语中度过一生，不把他人当脚踏板，曾无半句打扮自己的话。言行一致，温文真率，他的提倡杂文，或者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一个体现吧，我想。

现在，鲁迅逝世已经五十年了，烈文离开我们也已一十四年。方行同志继一九八一年摹划影印《申报》副刊《自由谈》之后，又和丁景唐同志商量，主张从《自由谈》上选一本杂文出版，并把这一工作委交给我。我虽然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形，但因杂务羁身，水平有限，只能提些原则性意见，具体工作，完全由陈子善、王锡荣两同志负责。他们两位勾检校读，用力甚劬，编选既定，要我写几句话，我想起最初革新《自由谈》并且积极提倡杂感随笔的黎烈文，聊记数行，以代序言。

1985年8月20日

一九三二年

幕 前 致 辞*

(编者：黎烈文)

《自由谈》，正可以当作自由“台”^①，在这“台”上，我们可以自由的“表演”，那便是自由的“谈”。

到昨天为止，这台上所“表演”的，已告一段落了，闭幕了。从今天起，新的活动开始，幕又要重新开了，其中有些什么，这里也不多谈，瞧着罢。

不过在观众渴欲知道幕内情形以前，我们这些“台上人”，却不能不将我们的态度概述一下。

我们认定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进步中，都在近代化，一则理论上应该，二则事实上需要。我们以为我们的生活之涵养，大有赖于文艺。而文艺之应该进步与近代化，需要进步与近代化，乃是

* 《申报·自由谈》原由鸳鸯蝴蝶派文人王钝根、周瘦鹃等先后编辑，自是日起改由黎烈文主编，进行改革，此为其开场白。

① 吴语“谈”与“台”同音，故谓。